

普明禅寺赏梅记

□金慧敏

寺庙前素来种植的五树六花中并没有梅花，但是寺庙院子里植梅的历史久矣，比如天台国清寺尚存的隋梅、超山报慈寺前的宋梅、湖北江心寺的晋梅。世存五大古梅，有三株在寺庙。《红楼梦》中，下雪时节，因栊翠庵的梅长得有趣，李纨便罚宝玉去跟妙玉乞一枝来插瓶。我私心以为，梅与佛是有缘的。

杨方约我和洪波伉俪同往普明禅寺赏梅。梅约只是临时起意，但是恰好有三两志趣相投的人，便可胜过有计划地邀约。其实我真想不起来，普明禅寺有梅吗？不过，有三五盆栽梅花想来也是可能的。

我曾经专门跑去杭州的超山和南京的梅花山看梅，那都是久负盛名的赏梅地，我早就被惊艳过了。但是，停车一入普明禅寺山门，还是莫名惊喜。普明禅寺的右边，大片山地已被开辟成高低错落的梅林，梅枝上早结珠胎，十万的梅花都已赶在盛开的路上，现在只待东君一声令下。要感谢少数不安分、特立独行的花儿，已然早于万千花骨朵，提前绽放了。空气中有清清幽幽的香，若有若无地浮动、游移、氤氲。梅花与腊梅分属蔷薇科和腊梅科，腊梅香浓，梅花香幽，若非清心静神，香不可闻。

杨方直叹，这寺庙因为有这么些梅花，有了与原先大不一样的气息。而一边的洪波则早已冲着陡坡上那几株早开的梅飞步而去，对着那些梅左看右赏，手机横拍竖拍，满心欢喜。

彼时是农历腊月廿二，普明禅寺从上到下都清洗得干干净净，我想，这真是像过年的样子了呢。后来听明修师父说，是因为施工的关系，把黄土带得到处都是，清洗完年前就不施工了，方便香客游客往来。

普明禅寺已有1157年的历史，跟所有寺庙一样，总是毁毁建建，历经劫难。眼前的禅寺建在离原寺不远的太平水库边，依山而建，共三层。大雄宝殿在第三层，气势恢宏，明修师父费了10年的工夫、无数的心血，香火得以渐盛。跟着杨方来了几次，总觉还是太新。这次来，感觉不太一样了，有了多年的沉淀。梵音、香火、功课、暮鼓、晨钟、风雨，让这寺庙开始有了一点厚重的感觉，寺庙终于有寺庙的气息了。

第一层入口、第二层天井和第三层大雄宝殿前的空地上，都摆了好多梅花的盆景，第一层和第三层，各种了两株垂柳梅。顺着台阶，到第二层的天井，入眼处就摆了两盆如游龙造型的红梅。梅以横斜为美，整成向上游龙状倒不多见，原先以为这梅造型是人为整成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有一种梅，叫游龙梅，枝干天然卷曲，是可以长成这游龙状的，也算是梅中极品。天井中摆放着风姿各异的梅花，都已开得很好，游人拥在盆景前拍照留影，早有蜜蜂嗡嗡嗡嗡飞舞花间。想起梅花落了，也有结梅子的，倒是不曾听说过市面上有梅花蜜售卖。蜜蜂于梅花上采的蜜都到哪里去了呢？

我们正在第二层的天井，流连于盆景梅花旁，明修师父来到三层的栏杆边，跟我们打起了招呼。我疑心明修师父是心有感应的，好像每次来，他都能预知一般。我向来觉得自己是无慧根、佛缘浅的人，对出家人总是怀敬畏之心，并不敢走得太近，所以总是跟在别人身后，看着、听着。每次见到明修师父，总看他一脸亲和的笑

容，微信群里倒也常见他的诗词作品。杨方每每调笑，他亦从来从不恼，一概谦和应对、微笑，不妄语，也不打诳语，于我这讷于言却又听惯了人世应酬套话的人听来，便觉得顺耳。

在大雄宝殿右侧，移种了一株二百多年的绿萼梅，老干虬枝，已然一树绿珠，静待拆开。人生在世几十年，我已觉不易，这几百年的光阴，风刀霜剑，刀刀见痕，从漫漫时光长途跋涉而来的老梅，却仍每年倾一树之力，发满树繁花，细心感受，一树之力宛若人间父母之爱，让人心生敬意。

寺院右侧坡地错落植入的梅树，看起来也都有些年头了，大的梅树间栽植着稍小的梅树。明修师父说，这里种了六七百棵梅花，宫粉、朱砂、玉蝶、照水、绿萼、红梅，一般的品种都有了，还有那如垂柳般的垂梅，花开时，当别有韵致。

明修师父说，寺里刚签下附近村里45亩的地，种一些菜蔬供寺庙自用和送给本市的其他寺庙，还要留一些地来培育梅花苗。梅林间还有一个正开挖的水池，要挖得深一些，蓄雨水，一来可浇灌梅林，二来可作消防用水，三来也成梅林景观一部分。梅林间也要间种上各种花，当梅花开过后，从春天开始，一年四季都有鲜花。明修师父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整片梅林正被脉脉斜晖映照着，空气中浮着幽幽的香，我脑补了一下梅园打造完成后的样子，水色山光梅影月华残雪，画面美极了。

明修师父告诉我们，普明禅寺位于龙山镇红梅路，我倒是从来没有注意过寺庙还有门牌号，但这路既为红梅路，想必与梅终有些渊源。

陈亮祖居龙窟寺（即今普明禅寺）南五里，而龙窟寺便是他幼时玩耍习文之所。《陈亮文集》中有辑录陈亮写给朱熹的《又已春书之一》，陈亮一面聚二三十小童在家教书，一面打理他的小园。

亮旧与秘书对坐处，横接一间，名曰燕坐。前行十步，对柏屋三间，名曰抱膝，接秋香海棠，园以竹，杂以梅，前植两桧两柏临一小池，于此可见，小园雅致，真可老矣。

此路名红梅路是否因陈龙川之小园而起未可知，但曾读过陈亮写的与梅有关的诗、词不下十几首。惊落小梅香粉，点一庭苔绿。好在屋檐斜入，傍玉奴横笛，月华如水过林塘，花阴弄苔石。一般孤瘦，无限清幽。写的该是自家小园的梅吧？

最喜欢的是陈亮一首《点绛唇·咏梅月》：一夜相思，水边清浅横枝瘦。小窗如昼，情共香俱透。清入梦魂，千里人长久。雨霖愁，格调还依旧。陈亮一生主张抗金，务实不喜空谈心性道德，以布衣之身，屡次上书，留下《中兴五论》，期望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办法。虽屡受当政者的排挤，陷害入狱，皆不能改变陈亮恢复中原之志。雨霖愁，格调还依旧。陈亮写下的是自己的心志。大千世界，无论身边有多少诱惑，都有自己的坚持，不忘初心。

做一株寺庙的梅和一株江边的梅，是不一样的。住在寺里的梅，日日听经，醒于晨钟，宿于暮鼓，吸收日月精华，便渐渐有了灵性。多年后，我们再与这里梅花相逢时，会不会每一朵花都藏着一段净心的经文？在发着幽香的梅树下听花拆，那也是极美的享受。想此时，普明禅寺的梅花开得正盛，游人如织吧？把美的愉悦带给更多人的明修师父，他是幸福的。

着吉服享吉祥 除旧符话新衣

胡双瑰

每到农历十一月或腊月，人们就开始买新衣，特别是有小孩子的人家，总会早早安排。即便有时真忙不过来，也会尽可能地赶在除夕那天，抢一套新衣裳回家，只待第二天穿上。

就像歌谣唱的：新年到，新年到，贴对联，包饺子，放鞭炮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小朋友们哈哈笑。童年，总是掰遍手指盼过年，心心念念期待的就是美食和新衣。

而我的童年，就此分成了从父亲健在时无忧无虑盼过年，到父亲病逝后既盼又怕过年的两个阶段。

父亲健在时，似乎每年都有新衣裳和好吃的。

有一年腊月，父亲给我和李生弟弟各买了一套新衣裳，外加一双彩色雨靴。那时，小毛孩拥有高筒套鞋算得上全村第一份，我们俩恨不得天天穿着显摆，甚至听到隔壁，滋啦啦的炒菜声都以为下雨了。

我八岁那年，父亲病故，自此过年穿新衣成了奢望。在当时，10分工分的正劳力，尚且养家糊口不易，只有4分工分的母亲自然是连维持一对开口货的温饱都倍感艰难。

我的多个冬天都穿姐姐的一件大襟绿地碎花棉袄，泛黄的棉花从几个破洞钻出来，要饭。我记得，那时经常是半夜被揪起来磨豆腐，以至于在次晨，被冻红的手怎么也扯不上大襟襟扣，急得我边哭边蹬着姐姐的旧鞋跑去上学。

10岁那年，我怯怯地对母亲说，一位同学已买好过年新衣了。母亲未语泪先流：妈也想给你们买件落花生壳，体面体面。可是，我们家欠粮是全村第一多，就这点过年米也是从生产队赊的。旧衣服清洗干净一样能过年，等有钱了，妈一定给你买。此后，我便再也不敢提过年买新衣的事了。回忆起以前的年初一，母亲一边为我们穿新衣，一边再三叮嘱，不要疯跑玩耍，不要攀高爬低，弄脏弄破新衣服，那个温馨场面终究一去不复返。

童年时的艰辛生活将我磨练得与年龄极为不相称。直到生产队，落实责任制，第一年，做农活被别人鄙视，母亲竟然完成了，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亩产全村罕见。交完公粮，母亲兑现了诺言，扯了一块标准布，给我做了一件紫红色衣服。为了能多穿几年，特意把衣服做大了几号，而且是当时流行的方领。我虽然不是很喜欢紫红色，何况穿上空荡荡的好像，大外婆，但好歹有了新衣服，我总算过了一个红火年。

我们为什么这么在乎过年穿新衣呢？

《梦粱录》记载：十二月尽，俗云，月穷岁尽之日，谓之除夜。士庶家不论大小家，俱洒扫门间，去尘秽，净庭户，换门神，挂钟馗，订桃符，贴春牌。

除夕是除，有交替的意思，正所谓，新桃换旧符，新衣服也是其中一项。古有，长幼悉正衣冠，卑幼盛装饰，拜尊长为寿，岁首着吉服依次给尊长拜年，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。

一年一次着新衣、过新年，从富户尼毛绸缎到贫户粗布旧衣，都会整洁干净，期盼旧貌换新颜。

随着社会进步，大多数人穿新衣是寻常事，衣柜里没穿的衣服一大堆，却还觉得少一件。看到喜欢衣服，剁手族，往往祭出一字诀：买买买。过年时，随便到衣柜里找一件没扯吊牌的新衣服就可以过年了。而那种对掰着手指盼过年的期待和憧憬，也一去不复返，那个心目中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神圣的场面，也仅剩变着法子吃吃喝喝的年味。

春节的起源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，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而过年的这套新衣服，所担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衣服本身，它是祖辈辈对年俗文化的传承，它是人们对自己辛勤劳作一年的最好奖赏，承载着对新年从头开始的美好愿望与真诚祝福，更是一份赤子之情、童稚之心的传递。

思及此，我还是决定上网订购一件羊绒大衣。愿自己和家乡人民一样，除旧布新，猪年从头开始，着吉服享吉祥，万事如意皆美满。

俏梅齐争春 寒香正飘逸

近日，正值梅花盛开，出游赏梅成为市民们的一大乐趣。

普明禅寺的梅花形雅品高，与城中的梅景相比，别有一番雅趣。或白、或粉，清淡幽远，香气盈怀，吸引了众多游人驱车前往赏梅，尽享融融春意。

记者 马忆玲 吕鹏 摄

